

構詞學問題探索**

連 金 發*

摘 要

本文探討構詞學中幾個問題，其中包括「詞」和「詞組」的界限，形態分析模式的比較、音位與形態音位的分野、形態和漢語類型演變的關係、形態音位和形態詞匯變異的區別、形態和語言系統中其他部門的互動。

關鍵詞：構詞、形態音位、形態分析模式、類型演變、形態詞匯變異

一、前 言

「詞法」(morphology) 是語言學歷史最悠久的研究領域之一。¹ 古希臘、拉丁語和梵文都是富於屈折變化的語言，語詞形態變化的問題向來是研究的焦點。19 世紀歷史語言學飛黃騰達的時期詞法也佔相當重要的地位。20 世紀初葉歷時語言學為共時的結構語言學所取代，「音系學」(phonemics) 成為研究的重點，詞法雖不如過去的輝煌但仍然佔有一席之地，但是六十年

* 作者係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

** 本文曾宣讀於「臺灣語言學的創造力學術研討會」，會中得到曹逢甫、董昭輝、洪惟仁、黃宣範、李行德、湯廷池、姚榮松、蕭素英、蕭宇超、張月琴、鍾榮富諸位先生的指正，獲益良多，謹在此致謝。本文手稿的電腦輸入應該感謝王晶澄、吳曉虹、張惠美同學的及時襄助。

1 就語源而論 morphology 是一門研究「形態」(form) 的學問，這也的確能反映它研究的真正範圍，因此譯做「形態學」最適切，但是譯做「構詞學」或「詞法」亦可，本文三種名稱並用。



代末期變形語法的興起使句法研究成爲熱門的研究課題，詞法相對的無人問津。一直到八十年中期詞法的研究才逐漸復甦，² 其間穩定成長，到九十年代詞法的研究已經蔚爲風氣，茁壯成爲一門獨立自主的學科。本文著重基本概念的建立和釐清，理論模式的歷史傳承、發展、開拓的追索，期能達到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效應。除了前言和結語外，論文的主體包括：詞和詞組、詞位本位和形位本位、音位與形態音位、形態和漢語類型演變、形態音位和形態詞匯變異、形態和語言系統中其他部門的互動。

二、詞和詞組

Bloomfield³ 認爲「詞法」研究詞的內部結構，而「句法」syntax 研究詞和詞的組合關係。因此「詞」(word)和「詞組」(phrase)的不同反映詞法和句法的分野。詞法研究的對象涵蓋「屈折變化」(inflection)、「派生」(derivation)、「複合」(compounding)、「重疊」(reduplication)。換言之，屈折變化是詞位爲了表示句法、語義範疇之聚合關係而產生的「形態」(morphological)變化，反映詞法和音韻、句法、語義的互動，派生是語根加綴的一種形態作業方式，複合是「實詞」(lexeme)相加的一種形態組合，重疊是依語根的基模複製形態的方式，形式隨基模而變。複合而成的「複合詞」(compound)也是一種「詞」，但是它有詞內部的組合關係常不容易跟反映詞外部組合關係的「詞組」分開來。複合詞和詞組之分野向來是構詞學中相當令人矚目的研究焦點，論者提出各種準則重加以區辨，如下概略扼要加以論列。

(一) 語義準則

也許有人會說構件的語義如果是「非組合性」(non-compositional)，即由構件的語義無法組合成整個語串的語義，該語串就是複合詞，比如「黑板」的語義不是「黑」和「板」兩個個別意義相加而成的，因此是複合詞，而「黑的板」的語義，可以由其中的成分語義推斷而來，因此是詞組。但是很多詞組都是成語，如「翹辮子」(死)，成語的定義是其語義爲非組合性的。顯

2 參見 Aronoff (1983: 355-75) 的論述。

3 參見 Bloomfield (1933: 207)。關於「詞」和「詞組」之區別，呂 (1979) 有詳細的討論。



然用這個準則來辨別詞和詞組不全然靠得住。

(二) 音韻準則

複合詞的內部音韻變化(「輕重音」(stress)、「連音」(sandhi)、「聲韻變化」(phonetic modification)和詞組的變化有所區隔,但是唯有音韻現象出現於詞內不出現於詞組,這個準則才有效,如閩南語「寒·儂」 $koa^{n5} \cdot lang^5$ (冬天);「寒儂」 $koa^{n5} lang^5$ (令人覺得冷)。⁴

(三) 詞匯完整準則

根據「詞匯完整」(lexical integrity)準則,詞組規律無法干預詞內部的結構。⁵比方,在詞組層次上可以進行對等結構的變換。詞組「黑的板」的修飾語「黑的」可以容許對等式的變換,如「又髒又黑的板」。但複合詞「黑板」不行,如*「又髒又黑板」。同理,偏正詞組「黑的板」中形容詞可以用副詞修飾,如「相當黑的板」,但是複合詞「黑板」中的成分「黑」不可以,如*「相當黑板」。詞匯完整準則已經涵蘊「異心」(exocentric)結構是辨識複合詞的標誌,如閩南語中「牽手」(太太)的內部結構是動賓式謂語,其「中心語」(head)為動詞,而其外部功能卻是名詞性的複合詞,因此「牽手」是複合詞而非詞組。

複合詞有詞內的組合關係(word-internal syntax),不同於詞組的超越詞的外部組合關係(word-external syntax)。比如,一個語串中成分的語序跟一般句子中的語序相左就可以判定該語串是複合詞,如閩南語「米粉炒」的語序是賓動格式,跟「炒米粉」⁶是一般的動賓詞序剛好相反,因此是複合詞。又如語串的內部結構關係與一般詞組的結構關係表現方法不同,也可以用以鑑定複合詞,如「雪白」中「雪」可以直接修飾「白」,但是在詞組的層次上,「雪」不能直接充當副詞,必須改成「像雪一樣的白」才行,所以「雪白」算複合詞。⁷

4 除了特別聲明本文閩南語音標採用 Douglas (1873) 的教會羅馬字,其中聲調改用阿拉伯數字表示,聲母韻母的表現方式也略有變動。

5 參見 Postal (1969), Huang (1984)。

6 國語「炒米粉」也可以是複合詞。

7 伊三克 (1958a)。



方言中的文白讀也是分別詞組和複合詞的憑藉，文讀通常是黏著的，有的殘存於複合詞中，有的還相當活躍於其中。因此文讀形式可以用來鑑別複合詞，如「山水」 san^1-sui^2 （風景）， $soa^{n1} chui^2$ （山裡的水），前者文讀為複合詞，後者白讀為詞組。當然這是大體而言，實際的情況還來得複雜。

三、詞位本位和形位本位

Hockett (1954) 提出兩種型態的詞位分析方式：(1)「項目和配列」(Item and Arrangement (IA))；(2)「項目和過程」(Item and Process (IP))。他論斷 IA 優於 IP，至於另一種傳統的分析法，即「語詞和聚合」(Word and Paradigm (WP))，⁸他只是一筆帶過，未加深究。

古希臘語、拉丁語都是富於「屈折變化」(inflectional) 的語言，學者描述「變化系列」(paradigm) 與語法範疇的關係，只有「詞」(word) 而沒有「形位」(morpheme) 的概念，最先提出「形位」的概念是波蘭斯拉夫語言學者 Baudouin de Courtenay。⁹

「形位」最常見的定義是「最小的有意義的單位」，但是並不是一切形位都有意義，因此比較穩當的定義應該是能夠起構詞作用的最小單位，在這個定義下不論是「語根」(root) 還是「語綴」(affix)，只要合乎這個準則都可以化約為「形位」。這種化約其優點是達到精簡的目的，但是卻把語根和語綴或擴大言之「實詞」和「虛詞」之間的界線取消掉，因此就有語言學家（如 Beard 1995）提出「分立說」(Separation hypothesis)，即區分「實詞」和「虛詞」，¹⁰分立說實際上跟 WP 的分析模式不謀而合。¹¹IA 和 IP 都是以形位為基本單位，而 WP 則以詞位為基本，前者可定名為「形位本位分析法」(Morpheme-based approach)，後者可定名為「詞位本位分析法」(Lexeme-based approach)。

8 Robins (1959)、Aronoff (1976)、Matthews (1982)、Anderson (1992) 都主張以詞位為本的形態學。

9 參見 Stankiewicz (ed.) (1972: 135, 153) 的論述。

10 Vendryes (1921: 86) 提出 *sémantèmes* (相當於「實詞」) 和 *morphèmes* (相當於「虛詞」) 的區分，Beard (1995)。

11 分立說在漢語的實踐參見連 (1999)。



在未判定兩種分析法孰優孰劣之前，先來看看「形位」和「詞位」有何區別，形位已如上述。如果把「詞位」(lexeme) 界定為 free morpheme，¹² 即可獨用的形位，這個定義就失之過窄，把句尾助詞、冠詞、介詞等都排除在外，勢必要有適當的定義才較妥當。弄清形位和詞位的不同屬性就可以分出兩種分析法之高下。詞位和「詞組」(phrase) 之不同在於詞位內部的黏合力比詞組之間的黏合力強。詞位內部成分的順序固定，詞組中的詞語序靈活。詞位有內部的統一性。詞位一般都具備明確的語法特性，而形位通常語法特性不明確，會有形義不對稱的關係。以詞位為單位可以避免這種困境，通常是以聚合的變化系列來處理形義複雜的關係，即使像漢語沒有屈折變化的語言，以詞位本位分析法仍然優於形位分析法。現在漢語存在數目相當多的「黏著」(bound) 聯義形位，¹³ 這些形位雖不能獨用，但是孳生力相當強。聯義形位析離出來，其語義晦而不明，必須與其他形位連結成詞位，語義才能明朗起來，這是何以以詞位為單位的分析法優越的緣故。

四、音位與形態音位

語言是一種「形式」(form)，而非純粹是「實質」(substance)。¹⁴ 同一個素材在不同的體系或層次中扮演不同的腳色，音韻和形態分屬不同的層次：比如閩南語「烏」ㄅ55 和「芋」ㄅ33 是一個「最小的配對」(minimal pair)，兩者唯一的差別是聲調的不同，一個是高平調，另一個是中平調。聲調作為一種「音位」(phoneme)，不具語義，卻是能區辨詞匯意義的區別(distinctive) 單位。它是音韻系統中最基本的單位，這裡高平調和中平調的替換可以用來區辨詞匯的不同，但是高平調和中平調也可以用來表現形態音位的變體(morphophonemic alternants)，如「烏」ㄅ55 和「烏」ㄅ33「枋」55 (黑板) 中「烏」的聲調兩種唸法。「烏」單獨讀為 ㄅ55，與後字連用時讀做 ㄅ33。一個詞兩個讀音，反映出該詞是一個抽象的單位，體現為兩個互補的

12 Bloomfield (1933: 178) 把 word 界定為 the minimum of free word。呂 (1962) 對於這個定義有所批評。

13 參見伊三克 (1958b)。Sproat and Shih (1996) 也探討極為類似的現象。

14 de Saussure (1959: 113)。



形態，稱為「形態變體」(allomorph)。總之「烏」⁵⁵和「芋」³³是兩個不同的詞，靠調位來區別，而「烏」的⁵⁵和³³是同一個形位的兩個不同的形態，彼此互補，其中55和33這兩個調位(toneme)可以視為一個「形態音位」(morphophoneme)的兩個變體，不是一個音位的兩個變體。同樣的，一個形位的兩種不同時代層次的語音形式也可以視為一個抽象單位的兩種變體，如閩南語「目」有文白異讀的形式：

bak ⁸ (白)	粘著	固有
bok ⁸ (文)	粘著	外來

「目」的白讀形式 bak⁸ 用於具體的對象，如「目珠」(眼睛)、「目尾」(眼角)、「目眉」(眉毛)、「目屎」(眼淚)等。它也有語義的引申，通常指物體的連接處，如「柴目」(木節)、「竹目」(竹節)、「骨目」(關節)、「題目」、「條目」等，或指時間的「目前」。保持原義的，通常出現於偏正結構中，如「雞目」(睡眠)、「賊目」(賊眼)等，整個格式有「像 X 的眼睛」之意，是根據能指和所指間類似關係所做的語根語義之引申。

「目」的文讀形式 bok⁸ 通常用於「耳目」、「目錄」、「一目了然」等套語中。與「目」同義的非同源詞有「眼」gan²，也用於固定的套語中。「目」bak⁸ 和「目」bok⁸ 是同源詞的文白讀形式的並存競爭，兩者和非同源的同義詞或近義詞並存競爭。但有些用語和「目」所造成的複合詞不是分工就是彼此競爭。

目光 bak ⁸ kng ¹¹⁵	眼光 gan ² kng ¹	(分工)
目識 bak ⁸ siek ⁴	眼色 gan ² siek ⁴	
目前 bak ⁸ chien ⁵	眼前 gan ² chien ⁵	(競爭)

由於漢語的詞走向雙音節化，上古的單音節詞，已變成現代漢語的「粘著形位」(bound morpheme)，但即使是粘著形位還是維持其生命力。文白讀形式代表不同的「時代層次」(chronological strata)，白讀是語言系統固有的層次，文讀是後來移借進來的，最初的階段兩者並存，井水不犯河水，互不瓜葛。日子久了，兩者可能發展出分工互補或彼此競爭的格局，你影響我，

15 「目光」是「眼明」的意思，「目識」是「認人能力」的意思。



我影響你，雙向擴散，¹⁶因此文白讀有滋生力（productivity）的問題。一個形式是否能夠存活下去和它所承擔的「功能負載量」（functional load）有關，¹⁷功能負載量越高越能存活下去。功能負載量是以形式出現的頻率界定的。不管是文讀還是白讀，形位負載量的高低決定了它存活的運命。以白讀形式 -ng- 為例，「全」有 choan⁵ 和 chng⁵ 文白兩讀，帶 choan⁵ 的雙音節詞很多，生命力強，但帶 chng⁵ 的白讀形式極少，只殘存於像「十全」chap⁸ chng⁵ 的複合詞中。再如「村」有 chhun¹、chhoan¹、chhng¹ 三讀，chhun¹ 是文讀，chhoan¹ 和 chhng¹ 都是白讀形式的方言變體，前者是漳州腔，後者是泉州腔，原來可能是 chhoan¹ 和 chhng¹ 兩者並存，但是文讀形式進來之後，chng¹ 逐漸消聲匿跡，在臺灣幾乎聽不到這個形式，但金門還可以聽得到。

五、形態和漢語類型演變

上古漢語或遠古漢語時期有些語法現象是由語根內部的形式變化表示的，其中包括音段（元音、輔音）和超音段（聲調）的變化。比如，兩個語詞可以藉聲母的清濁分出自動他動，聲調的交替也可以表示不同的語法關係。去聲和入聲的交替除了聲調的差異還涉及韻尾的不同。

根據「內部擬構法」（internal reconstruction）我們可以假定更早的階段，語根形式原來一致，清濁交替的產生是由於鼻音前綴使其中一個語根的聲母濁化之結果，去聲和入聲的交替也可能是加綴的結果：去聲可能是由入聲加後綴而來的，即原來入聲的塞音韻尾因後綴的影響而失落。¹⁸

如果這個假說可以成立，我們可以說，「加綴」（affixation）作為一種形態作業方式對一致的語根形式造成內部的變化。詞和詞之間的詞法關係斷裂之後，形位（即語綴）已完全轉換為音位，造成所謂的 demorphologization，原來的形位已經化解為音位，不再起構詞的作用，同時連帶使語詞間的詞法關係斷裂。

16 雙向擴散是 Wang and Lien (1993) 所提出的，關於複合詞中文白層次混合或互動參見黃宜範 (1988)，Lien (in press)。

17 Martinet (1952)。

18 參見周 (1981)、Downer (1959)、Jaxontov (1960)、梅 (1989)、Baxter and Sagart (1997)。



就語言系統中形式和語法範疇之對應關係而言，上古漢語音段或超音段可以充當音位或形位，充當形位時表示兩個詞之間的形態關係。但是現代漢語音段或超音段，除了少數不具孳生力的例外，都喪失了形態的功能，由音節擔負起替代的角色。約言之，音節透過「派生」(derivation)、「複合」(compounding)、「重疊」(reduplication)的方式起形態的作用。上古時期音節的內部結構較複雜，單音節單用時較不會因「同音」(homophony)而產生溝通困難的現象，可是一旦音節結構因音變(如複輔音變單輔音，聲母清濁對立消失)趨於簡化，單音節的同音機率就相對的增高，同音增多就造成溝通上的困難，解決之道就是創造多音節詞。如此一來音節就承擔起造詞的重要功能，不論是「派生」、「複合」或者「重疊」都是造就多音節詞的手段。¹⁹

大體而言，上古時期音段或超音段又是音位又是形位，單音節是詞位，多音節是詞組；現代漢語音段或超音段是音位，單音節是形位，多音節是詞位，也可能是詞組。從語言類型的發展來說，上古漢語到現代漢語是從「綜合」synthetic 語變為「分析」analytic 語，「綜合語」語詞形義具不對稱的關係，「分析語」形義之間較具一對一的對稱關係。

六、形態音位和形態詞匯變異

Bloomfield (1939) 提出三種連音現象：(1) 外部或句法連音 (external or syntactic sandhi)；(2) 內部連音或形態音位 (internal sandhi or morphophonemics)；(3) 形態詞匯變異 (morpholexical variation)。Bloomfield 這種三分法為構詞學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課題，這裡暫且不論句法連音，只就「形態音位」和「形態詞匯變異」的分別加以討論。「形態音位」是指在音韻系統中有對立的音位在某種音韻條件下對立中和化形成互補分布的現象，閩南語小稱後綴「仔」a² 的連音變化就是一個例子，各種變式列出如下表(這裡的語音以國際音標表示)：

19 這個想法主要是根據 Chmielewski (1949)。關於漢語複合化是否由於同音詞增多所致的論題還有討論的空間。應特別指出，這個說法並不否認上古漢語多音節詞(如聯綿詞和借詞)的存在。



	派生詞	後綴	形態音位變體
1	衫仔 sam + a	a →	ma/m___
2	印仔 in + a	a →	na/n___
3	巷仔 haŋ + a	a →	ŋa/ŋ ___
4	盒仔 ap + a	a →	ba/p___
5	賊仔 ts'at + a	a →	la/t___ ²⁰
6	竹仔 tek + a	a →	ga/k___

其音節結構是由 V 變為 CV，而 C 是由語根的韻尾 coda 複製而來，或者複製過來再加以濁化，可約略以下列的公式表示：

$$V \rightarrow C \alpha V / VC \alpha \underline{\quad}$$

細言之，語根的韻尾如果是鼻子音，鼻子音複製過來即可，語根的韻尾如果是清塞音，複製過來再須經過濁化一道手續。²¹以上形位「仔」分別根據語根所提供的語音條件而體現為各種不同的「形態音位」(morphophoneme)，即 ma、na、ŋa、ba、la、ga。如上所述，「仔」還可以促成前語根的變換，即形態音位變化。反之，另外一個充當後綴使用的「的 e」就沒有這樣的「形態音位的變體」(morphophonemic alternant)。

形態音位的變體在整個語言系統中的其他位置是對立音位，只有在形態起作用（即加綴）才形成「互補分佈」(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的關係，且這裡所出現的子音數量相當有限。²²這裡所討論屬於「形態音韻」(morphophonological)範疇，與它相對的是「形態詞匯」(morpholexical)範疇，這類形態的變化與詞匯的分佈有密切的關係。²³閩南語同語根的文白讀分布正可以說明這個現象。

七、形態和語言系統中其他部門的互動

(一) 形態和音韻、語義的互動

20 閩南語已經沒有 d 子音，所以原來 *d 融入最相近的邊音 l。

21 岩崎 (1916: 25-28), Chiang (1992)。

22 Trubetzkoy (1959)。

23 關於 morphophonological rules 和 morpholexical rules 的分別參見 Kiparsky (1996) 的討論。



語言系統由「音韻」(phonology)、「形態」(morphology)、「詞匯」(lexicon)、「語義」(semantics)、「句法」(syntax)等各個自主而彼此有連帶關係的部門組合而成，每個部門都有一個最基本的單位，「音位」(phoneme)、「形位」(morpheme)、「詞位」(lexeme)、「義位」(sememe)、「法位」(taxeme)分別構成音韻、形態、詞匯、語義、句法部門最基本的單位。²⁴

根據馬提尼 Martinet (1960) 的語言體系雙重論，語言系統可以分成「第一次元組合」(primary articulation)、「第二次元組合」(secondary articulation)。第二次元組合的組成份子音位，音位本身沒有意義，但是具有辨別詞義的「區別」distinctive 的功能，音位可以組合成詞位。第一次元組合的組成份子詞位，詞位是音義的結合體，由詞位可以組成詞組或句子。「形位」如果界定為有意義的最小單位，這個定義就失之過窄。²⁵「詞位」才是句法的原始單位，有意義之最小單位。語言系統中的各個部門雖然自立但是彼此有依存的關係，以下試就形態和音韻、語義、形態和詞匯、形態和句法，形態和語用的互動加以申論。

閩南語有兩種後綴，「也」a 和「仔」a²，前者不會使語根產生變調，本身不必設定調值。可以由語根調形（即「獨用調」(isolation tone)）的第二部分轉渡而來。後綴「仔」a² 本身有調形，為高降調，由古代的「囡」(孩子)虛化而來，「仔」會使語根的調形產生變化，其語根的「連用調」(combination tone) 的第二部分會受其影響變為高調。²⁶

派生詞	聲調	釋義	派生詞	聲調	釋義
金 kim ¹ 也	55 55	阿金	春 chun ¹ 也	55 55	阿春
金仔	35 51	金子	春仔	35 51	春聯
桃 tho ⁵ 也	35 55	阿桃	炮 phau ³ 也	21 11	阿炮
桃仔	15 51	桃子	炮仔	55 51	鞭炮

24 有關這些名稱的中譯及其概念請參閱高 (1995)。

25 Matthews (1991:105) 認為形位是形式和意義的最小的相同分布的單位。

26 這裡所記述的聲調變化指只代表閩南語一種方言的讀音，有些次方言（如金門方言）的念法差距相當大，這兩種後綴很像英語裡常討論到的兩種後綴一樣，對語根起不同的作用。為了解釋這個現象，論者發展出了「詞匯音韻學」(lexical phonology)，參見 Kiparsky (1982)。



狗 kau ² 也	51 11	阿狗	柱 thiau ⁷ 也	33 33	阿柱
狗仔	55 51	小狗	柱仔	15 51	柱子
箸 hioh ⁸ 也	4 44	阿葉	竹 tek ⁴ 也	2 22	阿竹
箸仔	35 51	葉子	竹仔	4 41	竹子

兩者後綴所造出來的詞，語義上也有明顯的區別。「也」充當稱謂詞的後綴，用於面稱，專用於稱呼對方（即聽話者）；「仔」是「小稱後綴」(diminutive suffix)，現在詞匯意義已經消失，成為有形無義的「空形位」(empty morpheme)。語根+「也」為面稱「稱謂語」(term of address)，語根+「仔」是指稱非人的對象，如禽獸、植物、無生物等。有時不同的後綴會選擇不同語根，即「也」和「仔」決定不同的語根，如「玉」有文白兩讀：(1) giek⁸ (白)、(2) giok⁸ (文)，「也」選擇 giok⁸，而「仔」選擇 giek⁸，「玉」giok⁸+「也」為面稱稱謂語，「玉」giek⁸+「仔」指涉實物「玉」。²⁷

從以上的現象可以看出語根是否變調 (tone sandhi) 視後綴的種類而定，表示詞法 (這裡指「加綴」(affixation)) 和音韻 (變調是音韻現象) 有互動關係。此外上述兩種的後綴反映出兩類派生詞的不同語義，這就是詞法和音韻、語義互動的例子。

(二) 形態和詞匯的互動

「詞匯」(lexicon) 是語詞的匯集，通常認為是不規則語言單位的集合。在人的大腦中必須由記憶部門處理，但是詞法卻是由規律運作。詞匯可以分成現存 (real) 詞和可能 (potential) 詞，可能詞是由詞法的規律產生的，不必記憶。²⁸ 詞匯區分規則和記憶部門可以解釋造詞中的創新性。²⁹ 詞法造出來的可能詞必須拿來和現存詞對照，根據「卡位」(blocking) 原則，³⁰ 造出的可能詞如果和現存詞語義完全一致，就會被排擠掉，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27 有關「仔」的詳細討論參閱連(1998)。

28 可能詞就像語言系統中的「可能音節」一樣，可能音節是某個語言所允許的音韻組合格式 (phonotactics)，如最近由「不一樣」縮約成為「合音 portmanteau 詞」/piəŋ/，這個音綴剛好填補國語中一個「偶然的空缺」(accidental gap)，其音節結構沒有逸出可能的音節格式之外。

29 Pinker(1998)。

30 Aronoff(1976)。



一旦簡稱「師大」，其他師範大學就不能再簡稱「師大」，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簡稱為「高師大」。³¹ 排擠效應也可能起因於同音，如有「系友會」而很難有「所友會」，因為已經有現存詞「所有」。此外，國語裡準後綴「度」附著於形容詞後面可以造出像「高度」、「長度」、「寬度」、「厚度」、「深度」、「密度」、「強度」、「濃度」、「硬度」等名詞，但是卻沒有*「大度」這樣的名詞，這可能是詞匯中已經有現存詞「尺寸」之故。排擠效應並非絕對的，對現存詞的熟悉度越高排擠效力就越強。³² 從現存詞和可能詞的競爭關係可以看出形態和詞匯的各種互動現象。

(三) 形態和句法的互動

有的語言學家認為複合詞和派生詞的不同在於前者有「詞內部的組合」(word-internal syntax) 關係，而後者沒有，即派生詞是由語根加綴形成的。³³ 有的語言學家卻主張，不論是複合詞和派生詞，其內部的結構都與句法有淵源的關係，³⁴ 詞法是句法的投射。這一點可以從「論元結構」(argument structure) 的承續和變化看出來，論元結構是「概念結構」(conceptual structure) 和「句法結構」的介面，比如「可愛」、「可憐」、「可恨」、「可疑」、「可笑」、「可取」等「可+V」準派生詞其中的V是及物動詞，它的句法來源應該是「主語+V+賓語」的格式，主語充當「外元」(external argument)，賓語充當「內元」(internal argument)。及物動詞前頭加「可」，使內元「外化」(externalize) 變成外元，原來的內元隱藏起來，如「兔寶寶真可愛」中的主語「兔寶寶」是原來充當感受對象的內元外化而來的，原來充當感受者的外元隱而不顯。這樣的變化很像被動式變形，這種準派生詞都充當帶被動意義的形容詞，前面可以用副詞修飾就是明證。準前綴「可」可以視為詞性是形容詞的「中心語」(head)，決定整個派生詞的詞類。

(四) 形態和語用的互動

31 當然現存的縮節語也可能受到同儕詞的壓力而有所調整，如此一來，「師大」就變成「臺灣師大」。

32 Aronoff and Anshen(1998)。

33 Anderson(1992)。

34 Selkirk(1982)、Lieber(1992)、Tang(1994)。



有些語詞表達「認知」(cognitive) 意義，有些語詞只帶「情緒」(affective) 意義，有些語詞既沒有認知意義也沒有情緒意義，即所謂有形無義的「空形位」(empty morpheme)，³⁵但是有時同一個形位三種用法兼而有之，國語裡「老」就是一個例子。「老朋友」的「老」帶認知意義，「老李」的「老」帶情緒意義，「老虎」的「老」不帶任何意義只是充當造詞素材的空形位。帶情緒意義的語詞用來表示「交談者」(interlocutor) (即「發話者」(speaker) 和「受話者」(addressee)) 之間的愛憎、親疏、尊卑的關係，表現出某種「語用的」(pragmatic) 信息，使用「老李」這個稱謂語反映出說話者的社會地位比對方還高或相等，且兩者具有親近的關係。「老李」是前綴加語根的結構，由此可以看出，加綴作為一種構詞手段和語用信息的密切關係。

複合詞內部語義關係相當多樣。論者有的想提出一套語義類型來概括構件之間所有的語義關係，³⁶但是語言中具有無限的創新(creativity)的可能，複合詞內部語義關係變化萬千，隨這語言外的「語境」(context) 而變，不能被固定的語義關係所束縛，比如 alligator shoe 據常理判斷是鱷魚皮做的鞋子，但是多了一份想像的空間也可以是鱷魚穿的鞋子。³⁷

八、結語

本文討論「詞」和「詞組」劃分的準則，其中包括語義、音韻和詞彙完整準則等，比較兩種形態分析模式的優劣，從語言是形式而非純粹是實質的觀點分析音位與形態音位的不同，從歷時的角度闡發形態和漢語類型演變的連帶關係，說明形態音位和形態詞匯變異的區別，論述形態和語言系統中其他部門(音韻、語義、詞匯、句法、語用)的互動。構詞學發展到今天，形態已經成為一門獨立的語言部門而又與其他部門有互動的關係。³⁸ 語言學各個領域，構詞學也不例外，日新月異，進步神速，令人有目不暇給之感。本文所呈現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在海洋中還蘊藏豐富的寶藏等待吾人去發掘。

35 如「李子」的「子」和「花兒」的「兒」都是不帶意義的空形位。

36 Lees(19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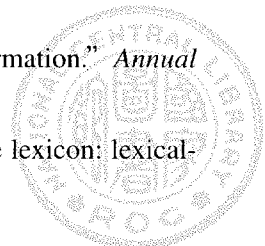
37 Downing(1977)。

38 詞法與其他部門的互動是最近幾年來熱門的研究課題，參見 Spencer and Zwicky (1998) (eds.)。



參考文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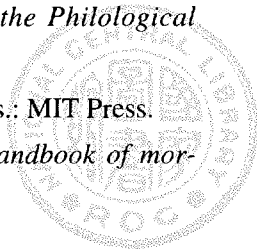
- 伊三克 (Isaendo. B. N) 1958a, 〈論漢語中詞的界限問題 (二)〉, 《中國語文》, 6, 頁 283-87。
- 伊三克 (Isaendo. B. N) 1958b, 〈論漢語中詞的界限問題 (三)〉, 《中國語文》, 7, 頁 330-334+339。
- 呂叔湘 1962, 〈說「自由」和「黏著」〉, 《中國語文》, 總 111, 頁 1-6。
- 呂叔湘 1979, 《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北京: 商務印書館。
- 岩崎敬太郎 1916, 《新撰日臺語集》, 再版。臺北: 新撰日臺言語集發行所。
- 高名凱 1995, 《語言論》。北京: 商務印書館。
- 黃宣範 1988, 〈臺灣話構詞論〉, 鄭良偉、黃宣範 (編), 《現代臺灣話研究論文集》, 頁 121-144。臺北: 文鶴出版公司。
- 黃宣範 1998 (編), 《第二屆臺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 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 連金發 1999, 〈臺灣閩南語「頭」的構詞方式〉, 殷允美、楊懿麗、詹惠珍 (編), 《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第五輯·語言中的互動 V》, 頁 289-309。臺北: 中央研究院。
- 梅祖麟 1989, 〈上古漢語 *s- 前綴的構詞功能〉, 《第二屆國際和學會議論文集·語言與文字組》, 頁 23-51。臺北: 中央研究院。
- 周祖謨 1981, 〈四聲別義釋例〉, 《問學集》, 頁 81-119。北京: 中華書局。
- Anderson, Stephen R 1992. *A-morphous morph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ronoff, Mark. 1976. *Word formation in generative grammar*. Linguistic Inquiry Monograph 1.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Aronof, Mark. 1983. "A decade of morphology and word Formatio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2: 355-375.
- Aronoff, Mark and Frank Anshen. 1998. "Morphology and the lexicon: lexical-



- ization and productivity.” *The handbook of morphology*. Andrew Spencer and Arnold M. Zwicky(eds.), 237-247.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Baxter, William H. and Laurent Sagart. 1997. “Word formation in Old Chinese.” *New approaches to Chinese word formation*. Jerome L. Packard (ed.), 35-76.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Beard, Robert. 1995. *Lexeme-morpheme base morphology: A general theory of inflection and word formati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Bloomfield, L. 1933. *Languag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 Bloomfield, L. 1939. Menomini morphophonemics. *Etudes phonologiques dédiées à la memoire de N.S. Trubetzkoy. 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 8: 105-115.
- Chiang, Wen-yu. 1992. *The prosodic morphology and phonology of affixation in Taiwanese and other Chinese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h.D. dissertation.
- Chmielewski, J. 1949. “The typological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Rocznik Oreintalizyczny*. Tom 25: 371-429.
- de Saussure, Ferdinand. 1959. *Course de general linguistics*, translated by W. Baskin.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 Douglas, Rev. Cartairs. 1873.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London: Trubner and Co.
- Downer, G.B. 1959. “Derivation by tone-change in Classical Chines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2: 253-290.
- Downing, Pamela. 1977. “On the creation and use of English compound nouns.” *Language* 53: 810-142.
- Hockett, Charles F. 1954. Two models of grammatical descriptions. *Word* 10: 210-231.
- Huang, C.-T. James. 1984. “Phrase structure, lexical integrity, and Chinese compounds.”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19: 53-78.



- Jaxontov, Sergej Ěvgen'evič. 1960. Consonant combinations in Archaic Chinese. Papers presented by the USSR delegation at the 25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 Moscow: Oriental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 Kiparsky, Paul. 1982. "Lexical phonology and morphology." *Linguistics in the Morning Calm*. ed. by Linguistic Society of Korea, 3-91. Seoul: Hanshin.
- Kiparsky, Paul. 1996. "Allomorph or morphophonology?" *Trubetzkoy's Orphan. Proceedings of the Montreal Roundtable "Morphology: Contemporary Responses."* Rajendra Singh and Richard Desrochers (eds.) 13-3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Lees, R. B. Lees. 1970. "Problems in the grammatical analysis of English nominal compounds." *Progress in linguistics*. M. Bierwisch and K. E. Heidolph, 174-186. The Hague: Mouton.
- Lieber, Rochelle. 1992. *Deconstructing morphology: word formation in syntactic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ien, Chinfa. In press. "Competing morphological changes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Sinitic grammar: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Hilary Chappell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rtinet, André. 1952. "Function, structure and sound change." *Word* 8: 1-32.
- Martinet, André. 1960. *Elément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Armand Colin.
- Matthews, P. H. 1982. *Inflectional morphology: A theoretical study of Latin verb conjugation*. Reprint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tthews, P. H. 1991. *Morpholog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word-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inker, Steven. 1998. "Words and rules." *Lingua* 106: 219-242.
- Postal, P.M. 1969. "Anaphoric island." *Papers from the 5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203-239.
- Robins, R. H. 1959. "In defense of WP." *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116-144.
- Selkirk, Elizabeth. 1982. *The syntax of word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Spencer, Andrew and Arnold M. Zwicky (eds.). 1998. *The handbook of mor-*



pholog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Sproat, Richard and Chilin Shih. 1996. A corpus-based analysis of Mandarin nominal root compound.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5: 49-71.

Stankiewicz, Edward (ed.). 1972. *A Baudouin de Courtenay anthology: The beginning of structural linguis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Tang, Tingchi. 1994.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word-syntax and sentence-syntax: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compound verbs." *In honor of William S-Y. Wang: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anguage and language change*. Matthew Chen and Ovid Tzeng (eds.), 495-530. Taipei: Pyramid Press.

Trubetzkoy, N.S. 1959. "Sur la morphophonologie." *Travaux du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 1: 85-88.

Vendryes, Joseph. 1921. *La langage: Introduction linguistique à l'histoire*. Paris: Michel.

Wang, William S-Y and Chinf Lien. 1993. "Bidirectional diffusion in sound change." *Historical linguistics: problems and prospectives*. Charles Jones (ed.), 345-400. London: Longman Group Ltd.



Exploring Morphological Issues

Chinfa Lien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such morphological issues as the demarcation line between words and phrases, models of morphological analys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honemes and morphophonem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phology and typological evolution in Chines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morphophoneme and morpholexical varia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orphology and other components in the linguistic system.

Key Words: morphology, morphophoneme, morphological analysis, typological evolution, morpholexical variation

